

民间大鼓书艺人“大辫子”

■赵景荣



上世纪 50 年代，活跃在我们县城周围村庄的一位民间大鼓书艺人“大辫子”，可谓家喻户晓。

她 30 多岁，长得漂亮，穿戴既高雅又合时宜，脑后一条长辫子垂到屁股下面。我喜欢听她演唱大鼓书，场场不缺。她是哪里人，名字叫啥至今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她是县文化馆培训出来的大鼓书艺人，乡下人都叫她“大辫子”。

“大辫子”下乡演唱带的东西很简单：一对简板、一面小鼓和鼓架子。一年中她下乡演出时间最长的是夏季。这村演罢上那村，有时一部书还没演唱完，外村人就来请。

那年代没空调，没电扇，天热人人靠扇子，到了晚上全家人哪里凉快就到哪里睡。农民看不上电影，也听不上戏，就盼望晚上能听听说书。因此，每年只要“大辫子”来村里演唱，全村人喜欢得像

过大年。

农村演唱多在晚上，演唱的多是传统曲目，一部书唱下来，得十个八个晚上。记得那年“大辫子”演唱《包公案》，一连唱了八个晚上，四邻村庄的人都成群结队来俺村听她唱戏。

还有一年她演唱《呼家将》，一部书演唱完了，村民听得痴醉不让走，要求再演唱几晚上。“大辫子”又演唱了几个晚上《小八义》，才过了全村人的瘾。

“大辫子”嗓音洪亮、字正腔圆，表演声情并茂，演唱节奏时紧时缓，声音时高时低。道白能模仿出各种人物的语气、语调，整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大家面前；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也是惟妙惟肖。她唱一阵儿，说一阵儿，说像唱，唱像说。她绘声绘色的演唱、幽默诙谐的语言、抑扬顿挫的声音再加上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，让群众有身临其境的感受。精彩之处妙语连珠，既押韵又生动，听众如痴如醉，击掌叫好。

“大辫子”对演唱的内容把握得恰到好处。比如说，故事进入高潮时，她慷慨激昂，手舞足蹈，简板鼓声急骤如珠落玉盘；唱到好人遭难时，她则悲痛唏嘘，哽咽连连，简板鼓声亦由强而弱，由弱而息。听众随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，和演唱者一同进入喜怒哀乐的剧情中——或肝肠寸断，或热泪盈眶，或喜笑颜开，或眉飞色舞。

“大辫子”往往在节骨眼处戛然而止，手拿“惊堂木”一拍，卖关子说：“诸位听众，想知英雄是死还是生，请明天晚上再接着听。”

每到此时，不等“大辫子”话音落下，全场响起一片掌声。掌声过后，有人高声

吆喝：“再饶一段！再饶一段！”有人跑上去给“大辫子”倒茶递烟，说：“请吸烟、喝茶，润润喉咙、提提神，歇会儿再给大家唱一段。”

“大辫子”吸着烟说：“我不是不愿唱。天热蚊子咬，都劳累一天了，睡不好觉怕影响明天干活。”大家接道：“都不瞌睡，没听过瘾，再饶一段吧！”会场上再次响起一阵掌声。

“大辫子”见全场人纹丝不动，不肯散去，连吸两支烟，一碗白开水一饮而尽。只见她站起身，打起简板、敲起鼓唱道：“小鼓一敲响叮咚，诸位稳坐书场听我哼。开言不把别的唱，哼个小段《恶媳妇》。你只要听中我的唱，我愿哼到大天明……”

收场了，人散了。“大辫子”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在老少爷们儿心中久久回荡。故事中的人与事纠缠着人们的心，难以忘怀，难以入眠。“大辫子”精湛的演唱，给乡村寂静的夜晚增添了无尽的欢乐和精神享受。

至今，村里老年人经常在茶余饭后滔滔不绝，津津有味地给晚辈们讲艺人“大辫子”那些年打着简板，敲着小鼓给村民演唱的事。80 多岁的赵爷说：“几十年过去了，‘大辫子’那音容笑貌犹在眼前。她演唱的大鼓书我没听够。”



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

■赵永光

赣水江畔枪声急，南昌城头竖红旗。
工农武装揭竿起，“八一”起义得胜利。
朱毛会师井冈山，创建革命根据地。
唤起工农千百万，打倒土豪分田地。
一至五次反围剿，被迫战略大转移。
遵义会议乾坤定，铁马冰河两万里。
抗日前线显神威，捷报频传扬士气。
同仇敌忾驱日寇，八年抗战雪国耻。
征尘未洗又出征，解放战争战端起。
南征北战歼蒋军，百万雄师荡顽敌。
身经百战未解甲，抗美援朝战事急。
中朝并肩抗联军，苦斗三年战火熄。
和平年代保国防，三次卫边大反击。
有我三军将士在，试看天下谁所敌。
拥政爱民是宗旨，抢险救灾份内事。
人民军队爱人民，听党指挥志不移。



我的父亲

■黄莹

我的父亲永远不停地忙碌着，尽管父亲的头发早已花白。

很早就想写写父亲，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并且已经生了根，但终因父亲太“平凡”，又使我不知从何写起。

首先，父亲是个大忙人，他有永远也忙不完的事情，因为他根本就舍不得闲着。上世纪 80 年代初，该播种的时候，东家叫西家请。父亲总是有求必应，几天播种下来，父亲最少也要穿破两双新鞋。父亲毕竟是 60 多岁的人了，几天下来，父亲总是累得腰酸腿疼，但是一有人请他帮忙，他又把疲劳忘得一干二净。逢年过节，按理说是庄稼人清闲的时候，可请父亲炸油条的人，从腊月二十到大年初一都排得满满当当。这家 20 斤，那家 30 斤，几天下来，父亲又是累得两臂酸痛，可他仍然是有求必应，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父亲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。虽然自己的日子过得非常紧张、清苦，但他还是要帮助那些比他更困难的人。记得有一年的冬天，夜幕降临，天空还飘着雪花，前街的大娘找上门来，进门就叫“大善人”。当时，我对那三个字还不甚理解。后来，也不知大娘对我父亲说了些什么，就见父亲冒着风雪出去了。不一会儿，父亲领来了两位拉车的陌生人。原来

是两个卖盆的商人，路上遇上了风雪，饥寒交迫，大娘在街边住，商人向她求宿，她就想起了我的父亲。只见父亲把两位陌生人领进屋里，就让妈妈烧火做饭。不一会儿，桌上出现了驱寒的热汤，还有香喷喷的油饼。当时对父亲那样做我并没有多想，只知道那天我很高兴，因为那是我们一年里少有的美餐。吃过饭，妈妈又拿出了我们家唯一的一条新被子，让两个陌生人住下。

父亲只有初小文化，尽管父亲两次跳级，还是没能上到初小毕业。爷爷身体不好，为了让二叔念书，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惋惜声中，父亲还是中途辍学在家，过早地担起了家庭的重担。

父亲的孝顺在我们那十里八村是出了名的。爷爷奶奶已是 90 多岁高龄的老人了，父亲不论去哪里，总忘不了捎些爷爷奶奶喜欢吃的食品，就连麦收季节妈妈煮的咸鸭蛋也是如此。本来妈妈已经让我们给爷爷奶奶送去了几个，父亲还是把自己的那份留给爷爷奶奶吃。邻家三奶是一位孤寡老人，家里大事小情都是父亲主动帮忙。别人都觉得三奶脾气古怪，不好接近，可三奶经常到我们家里玩。有什么好吃的，父亲总忘不了三奶。要是三奶不在我们家，父亲就让我们给三奶送去，以致我们姐弟几个都把三奶当成了自

己的家庭成员。

以德报怨，感人至深。邻居一位远房大伯，不知何因只剩下一条腿。伯母走了，只留下大伯一个人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。大伯当生产队长时，对父亲简直不近人情。听说有一次，父亲在周口的一个什么工地上干活，一干就是几个月，父亲干活又有股子拼劲，所以带工的领导非常欣赏父亲，特意批给父亲一天的假，让父亲回家看看，由于没有先例，领导特意叮嘱父亲，不开请假条，但要求父亲务必在第二天天黑前赶到工地。那时候交通不便，父亲赶到家里天已经黑了。那时候吃大锅饭，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，父亲步行几十里路，又累又饿，父亲去大伙上打饭时，大伯不但不给父亲饭吃，还要父亲连夜赶回周口，理由是父亲没有请假条。父亲无奈之下又连夜赶回了周口。事隔 30 多年，大伯生病，还是父亲床前床后地伺候他。晚上父亲给大伯陪床，端汤喂药，倒屎倒尿。更让人感动的是大伯大便干结，药物、灌肠都不起作用时，是我的父亲用手指给大伯一点一点地掏出了干结的大便。是父亲的精心照料，使大伯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。

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。父亲不但在邻居中有很好的口碑，他对亲戚的帮助也是尽心力的。我的小妹一家六口，上有多病的婆婆，

下有三个不懂事的孩子，姨父又在郑州工作，小妹一人既要按时出工，又要照顾老人、孩子。那时候做什么都不方便，小妹家常常没有面吃。为了帮助他们，父亲顾不上白天的疲劳，头一天晚上推磨磨面，第二天晚上再给小妹家送去。那时没有自行车，父亲都是背着面粉步行前往。有一次父亲去给小妹家送面，正赶上我们村的淀粉丢了，有碰到父亲的人就到公社举报，说是父亲偷了队里的淀粉。公社来人抓父亲时，我们全家都蒙在鼓里。是好心的队长，他相信父亲的为人，请求公社来人给予调查。在队长的再三保证下，来人才勉强同意暂时不抓人，后来真相大白，才为父亲洗清了不白之冤。尽管父亲早已知道那个诬陷自己的人是谁，他还是像从前一样对待他，还再三叮嘱我们姐弟几个不要再提那件事。他说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”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对别人永远宽容的人。

如今，父亲已经 80 多岁高龄了，他不仅养羊、种地，还尽心尽力照顾我近百岁的奶奶——每天端着端喝，洗洗涮涮，对奶奶百依百顺。

父亲勤劳、俭朴、心地善良、助人为乐。啊！父亲，女儿为您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！